

道山清话 宋 无名氏

李常为言官，言王安石理财不由仁义，且言安石遂非喜胜，日与其徒吕惠卿等阴筹窃计，思以口舌以文厥过，以公论同乎流俗，以忧国为震惊朕师，以百姓愁叹为出自兼并之言，以卿士金议为生乎怨嫉之口，而又妄取经据传会其说，且言理财用而不由仁与义，不上匮则下穷矣。臣自知朝夕蒙戮，不惮开垂闭之口，吐将腐之舌，为陛下反覆道之。凡数千言。上览之，惊叹再三，抚谕曰：“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，从前无臣僚说得如此分明，待便为施行。”明日，安石登对，神宗正色视安石：“昨览李常奏，岂不误他百姓？”安石垂笏低手，作怠慢之状，笑而不对。神宗愈怒，遂再问之，安石略陈数语，人不闻安石所言何事，但见上连点头曰：“极是，极是。”常之奏竟不见降出。常后对人言，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厌倒之术。

司马君实洛中新第，初迁入，一日，步行见墙外暗埋竹签数十，问之，则曰：“此非人行之地，将以防盗也。”公曰：“吾篋中所有几何？且盗亦人也，岂可以此为防。”命亟去之。

人之叩齿，将以收召神观辟除外邪，其说出于道家者流，故修养之人多叩齿，不闻以是为恭敬也，今人往往入神庙中叩齿，非礼也。

唐明皇名隆基，故当时改太一基为棋，至今因之不改。何也？予尝两入文字不报。

秦观少游一日写李太白《古风诗》三十四首于所居壶隐壁间。予因问：“‘燕昭延郭隗，遂筑黄金台’之诗，史但言筑宫而师事，不闻黄金之名，太白不知何据。”少游曰：“《上谷图经》言，昭王筑台置千金于其上，遂因以为名。”阅之，信然。

正献杜公尝言，人家祀祖先非简慢则渎，得其中者鲜矣。

天圣中，诏营浮图，姜遵在永兴毁汉唐碑之坚好者以代砖甃。当时有一县尉投书启具言不可，力恳不已，至于叩头流血，遵以其故沮格朝命，按罢之，自是人无敢言者，遵因此得进用。何斯举诗云：长安古碑用乐石，蚕尾银钩擅精密，缺讹横道已足哀，况复镌裁代砖甃，有如天吴及紫凤，颠倒在衣吁可惜。斯举，黄州人，少年识苏子瞻，初名颉，字颉之，后名颉之。黄庭坚鲁直极推重之，尝与斯举简云：老病昏塞不记贵字，欲奉字曰斯举，取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”，但恐或犯公家讳字尔（遵自谏议大夫知永兴军，即除枢密副使）。

斯举又作《黄绵袄子歌》，其序言，正月大雨雪，十日不已，既晴，邻里相呼负日，曰：黄绵袄子出矣。

子瞻尝言韩庄敏对客称，仁宗时，一夜三更以来，有中使于慈圣殿传宣

，慈圣起，著背子不开门，但于门缝中间云：传宣有甚事？中使云：皇帝起，饮酒尽，问皇后殿有酒否？慈圣云：此中便有酒亦不致将去，夜已深，奏知官家且歇息。去更不肯开门纳中使。

王陶为中丞，劾韩琦曾公亮不押班，有“背负芒刺”之语。参政吴奎言，不押班盖已久来相承，浸成废礼，非始于二人，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，何至引用背负芒刺跋扈之语，且言陶天资险薄，市井小人，巧诈翻覆，情态万状。邵安简亢反攻奎，言阴阳不利咎由执政。奎乃言由陶所致，所言颠错，奎遂罢。

魏公一日至诸子读书堂，见卧榻枕边有一剑，公问仪公何用，仪公言夜间以备缓急。公笑曰：“使汝果能手刃贼，贼死于此，汝何以处？万一夺入贼手，汝不得为完人矣，古人青毡之说，汝不记乎？何至于是也。吾尝见前辈云，夜行切不可刃物自随，吾辈安能害人，徒起恶心，非所以自重也。”

神宗时，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极言时政，且言奸声乱色盈溢耳目，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随，孰谓王者之都而风俗一至于此。神宗乃遣一二内侍于通衢中物色民言，竟以无是事而止。予谓纵物色得其言，如何敢举于上前。刘贡父常对人言，内官如听得，只道是寻常文谈。

魏公在永兴，一日，有一幕官来参公，一见熟视，蹙然不乐，凡数月未尝交一语。仪公乘间问公：“幕官者公初不识之，胡然一见而不乐。”公曰：“见其额上有块隐起，必是礼拜，当非佳士，恁地人缓急怎生倚仗。”

哲宗御讲筵所，手折一柏枝玩，程颐为讲官，奏曰：“方春万物发生之时，不可非时毁折。”哲宗亟掷于地，终讲有不乐之色，太后闻之，叹曰：“怪鬼坏事，吕晦叔亦不乐其言也。”云不须得如此。

温公在永兴，一日，行国忌香幕次中，客将有事欲白公，误触烛台倒在公身上，公不动亦不问。

韩持国为人凝严方重，每兄弟聚话，玉汝子华议论风生，持国未尝有一言。

邵康节与富韩公在洛，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，韩公每过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，康节笑曰：无乃为佞乎？韩公亦笑，自是不为也。

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，一日，子厚坦腹而卧，适子瞻自外来，摩其腹以问子瞻曰：“公道此中何所有？”子瞻曰：“都是谋反底家事。”子厚大笑。

庆历中，亲事官乘醉入禁中，上遣内侍谕皇后贵妃使闭阁勿出，后听命不出，贵妃乃直趋上前。明日上对辅臣泣下，枢相乘间启废立之议，独梁相适厉声曰：“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？”其事乃止。

契丹遣使论国书中所称大宋大契丹，以非兄弟之国，今辄易曰南朝北朝，上诏中书密院共议。当时辅臣多言此不计利害，不从，徒生怨隙，梁庄肃曰：“此易屈尔，但答言宋盖本朝受命之土，契丹亦彼国号，令无故而自去，非佳兆。”其年贺正使来，复称大契丹如故。

京城界多火，在法放火者一不获，则主吏皆坐罪。民有欲中伤官吏者，至自其所居，罢免者纷然。时邵安简为提点府界县镇寨公事，廉得其事，乃请自今非延及旁家者，虽失捕勿坐，自是绝无遗火者，遂著为令。

仁宗时王文正公为谏官，因论王德用所进女口，上曰：“正在朕左右。”文正曰：“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。”上色动，呼内侍官，使各赐钱三百贯，令即今便般出内东门。文正谓：“不须如此之遽，但陛下知之足矣。”上曰：“人情皆一般，若见涕泣不忍去，则朕决不能去之。”既而，上即闲说汉唐间事，又言太宗黜李绩，使其子召用，大是入思虑来，喜见于色，忽内侍来奏云：已出内东门去讫。上复动容。乃起其废郭后也，台臣论列尚美人，上曰：“随即斥去矣，岂容其尚在宫中也。”上之英断如此，盛矣哉！

苏子瞻诗有“似闻指麾筑土郡，已觉谈笑无西戎”之句，尝问子瞻，当是用少陵“谈笑无西河”之语？子瞻笑曰：故是，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“长啸激清风，志若无东吴”也。

予一日在陕府官，次年，见一官员与人语，话因及守将怒，一孔目官始效守将奋髯抵掌厉声之状，次又作孔目官皇惧鞠躬请罪，至于学传呼杖直之声。一少年方十二三，冠带在众中坐，忽叱曰：“是何轻薄举止。”一坐惊笑，后问知是蔡子正家子弟。

元八年，吕大防因讲筵言及前代宫室多尚华侈，本朝宫殿止用赤白；前代人君虽在宫禁中，亦出舆入辇，祖宗皆步自内庭，出御后殿止欲涉历黄庭，稍冒寒暑；前代多深于用刑，大者诛戮，小者远窜，唯本朝用法最轻，臣下有罪止于罢黜。至于虚己纳谏，不好畋猎，不尚玩好，不用玉器，不贵异味，御厨止用羊肉，皆祖宗家法，陛下不须远法前代，只消尽行家法。既而，上退至宫中，笑谓左右曰：吕相公甚次第好。

微仲为人刚而有守，正而不他，辅相泰陵八年，朝野安静。宣仁圣烈上仙，因为山陵使，既回，乃以大观文知颖昌，时元甲戌三月也。公既行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张耒、秦观浮薄之徒撰次国史，以李之纯为中司，来之邵、杨畏、虞策为谏官，范祖禹、俞执中、吕希纯、吴安诗，或主诰命，或主封驳，皆附会风旨，以济其欲。时监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张商英连上疏交攻之，微仲遂落职，犹知随州。秩等攻之不已，至循州安置，未逾岭而卒，人颇冤之。

程伊川尝言医家有四肢不仁之说，其言最近理，下得“仁”字极好。

馆中一日会茶，有一新进曰：“退之诗太孟浪。”时贡父偶在座，厉声问曰：“‘风约一池萍’谁诗也？”其人无语。

苏子瞻一日在学士院闲坐，忽命左右取纸笔，写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”两句，大书小楷行草书，凡写七八纸，掷笔太息曰：好好散其纸于左右给事者。

张文潜尝言，近时印书盛行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儻。有一士人尽掙其家所有，约百余千，买书将以入京，至中涂，遇一士人取书目阅之，爱其书而贫不能得，家有数古铜器，将以货之。而鬻书者雅有好古器之癖，一见喜甚，乃曰：毋庸货也，我将与汝估其直而两易之。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器，亟返其家，其妻方讶夫之回疾，视其行李但见二三布囊，磊鬼然铿铿有声，问得其实，乃詈其夫曰：你换得他这个，几时近得饭吃。其人曰：他换得我那个也，则几时近得饭吃。因言人之惑也如此，坐皆绝倒。

刘贡父一日问苏子瞻：“‘老身倦马河堤永，踏尽黄榆绿槐影’非阁下之诗乎？”子瞻曰：“然。”贡父曰：“是日影耶？月影耶？”子瞻曰：“竹影，金锁碎又何尝说日月也。”二公大笑。

常秩之学尤长于春秋，或问秩：孙复之学何如？秩曰：此商君法尔，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有诛，大不近人情矣。

周重实为察官，以民间多坏钱为器物，乞行禁止，且欲毁弃民间日近所铸者铜器。时张天觉为正言，极论其不可，恐官司临迫，因而坏及前代古器。重实之言既不降出，愤懑不平，谓同列曰：“天觉只怕坏了钹儿磬儿。”

吕晦叔为中丞，一日报在假，馆中诸公因问：“何事在假？”时刘贡父在坐，忽大言：“今日必是一个十斋日。”盖指晦叔好佛也。

洛中有一僧欲开堂说法，司马君实夜过邵尧夫云：“闻富彦国、吕晦叔欲往听此，甚不可，但晦叔贪佛已不可劝，人亦不怪，如何劝得彦国。”尧夫曰：“今日已暮矣，姑任之。”明日二人果偕往。后月余，彦国招数客共饭，尧夫在焉，因问彦国曰：“主上以裴晋公之礼起公，公何不应命。又闻三遣使，公皆卧内见之。”彦国曰：“衰病如此，其能起否？”尧夫曰：“上三命公不起，一僧开堂，以片纸见呼即出，恐亦未是。”彦国曰：“弼亦不曾思量至此。”

神宗时，韩子华为中丞，劾奏宰臣富弼：人言张茂先为先帝子，而弼引为管军。郑公丐罢，子华亦待罪。仍牒阁门更不称中丞，及不朝参。今中书密同谏议以为管军人无间言，绛欲以危言中伤大臣，事既无根，徒摇众听，兼绛举措颠倒，不足以表率百官，于是子华削职知蔡州，子方亦请外知荆南。敕过门下，何郯知封驳事，封还，子方乃留。

仁宗时，梓州妖人白彦欢能依鬼神作法，以诅人至有死者，狱上请讞，皆以不见伤为疑，梁庄肃曰：“杀人以刃尚或可拒，以诅则其可免乎？”竟杀之。

张尧佐以温成之故复除宣徽使，唐质肃时为御史里行，争之不可得，求全台上殿，不许，求自贬，不报，于是劾宰相并言事官皆附会缄默，乃又援致旧臣。帝急召二府，以其章示之，子方犹立殿上，梁庄肃为枢副，曰：“宰相岂御史荐耶？”叱使下殿，殿上莫不惊愕相视。于是贬春州别驾，又改英州，宰相谏官明日亦皆罢逐。

真宗不豫，荆王因问疾留宿禁中，宰执亦以祈禳内宿，时御药李从吉因对荆王叱小黄门，荆王怒曰：“皇帝服药，尔辈敢近木围子高声？”以手中熟水泼之。从吉者自言与李文定是族人。仁宗既即位，从吉使其徒乘间言于上曰：顷时先帝大渐，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，宰执恐有异谋，因八大王取金盃熟水，李迪以墨笔搅水中，八大王疑有毒药，即时出禁中去。上曰：不然，安有是事？若八大王见盃中黑水，便不会根究？翰林司且渲笔在熟水中也，则甚计策？当时八大王才到禁中，便要出去，却是娘娘留住，教只在禁中，明日即去。直是无此事，必是李从吉唆使尔辈来说。上即位未及一年，英悟已如此。

余少时尝与文潜在馆中，因看《隋唐嘉话》，见杨祭酒赠项斯诗云：度度见诗诗总好，今观标格胜于诗，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。因问诸公：唐时未闻项斯有诗名也。文潜曰：必不足，观杨君诗律已如此，想其所好者皆此类也。

韩庄敏一日来予子弟读书堂，遍观子侄程课，喜甚，谓门客曰：“举业只须做到这个地位，有命时尽可及第。自此当令日日讲五经，依次第观子史，程文不必更工，枉了工夫，若无命时，虽工无益。”

东坡在雪堂，一日读杜牧之《阿房宫赋》凡数遍，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，至夜分犹不寐。有二老兵皆陕人，给事左右，坐久，甚苦之，一人长叹，操西音曰：知他有甚好处，夜久寒甚不肯睡，连作冤苦声。其一曰：也有两句好（西人皆作吼音）。其人大怒曰：你又理会得甚底。对曰：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。叔党卧而闻之，明日以告，东坡大笑曰：这汉子也有鉴识。

秦观南迁，行次郴道，遇雨，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，随以南行，管押行李在后，泥泞不能进，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，久之，方珊策杖而至。视少游叹曰：学士学士，他门取了富贵，做了好官，不枉了恁地，自家做甚来陪奉他门，波波地打闲官，方落得甚声名。怒而不饭，少游再三勉之曰：没奈何。其人怒犹未已，曰：可知是没奈何。少游后见邓博文，言之大笑，且谓邓曰：到京见诸公不可不举似，以发一笑也。

子瞻爱杜牧之《华清宫诗》，自言凡为人写了三四十本矣。

仁宗时，大名府有营兵背生肉，蜿蜒如龙。时程天球判大名，囚其人于狱，具奏于朝。上览其奏，笑曰：是人何罪哉？此赘耳。即令释之。后其兵辄死，上颇疑焉。一日对辅臣言，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，已是病也，又从而禁系，安得不死。又其后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，上欲大用，辄曰：向来无故囚人，至今念之也。

元符三年，立贤妃刘氏为后，邹至完上疏言不当立：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，其葵丘之会载书犹首曰无以妾为妻，况陛下之圣高出三王之上，其可忽此乎？万一自此以后士大夫有以妾为妻者，臣僚纠劾以闻，陛下何以处之，不治则伤化败俗，无以为国，治之则上行下效，难以责人，先帝在位动以二帝三王为法，今陛下为五伯之所不为者。哲宗读至此，震怒，诏浩言多狂妄，事实不根，除名勒停，新州羁管。当时人见至完之贬大峻，而未见其疏，遂有士人伪为之者，不乐至完者录其伪本以进，有商王桀纣之语，言至完外以此本矫示于人以邀名，其实非也。上愈怒，故行遣至完尝所往来之人甚众。

曾纡云，山谷用乐天语作《黔南诗》。白云：霜降水返壑，风落木归山，冉冉岁将晏，物皆复本原。山谷云：霜降水返壑，风落木归山，冉冉岁华晚，昆虫皆闭关。白云：渴人多梦饮，饥人多梦飧，春来梦何处，合眼到东川。山谷云：病人多梦医，囚人多梦赦，如何春来梦，合眼在乡社。白云：相去六千里，地绝天邈然，十书九不到，何以开忧颜。山谷云：相望六千里，天地隔江山，十书九不到，何用一开颜。纡爱之，每对人口诵，谓是点铁成金也。范寥云寥在宜州尝问山谷，山谷云：庭坚少时诵熟，久而忘其为何人诗也，尝阻雨衡山尉厅，偶然无事信笔戏书尔。寥以纡“点铁之语”告之，山谷大笑曰：乌有是理，便如此点铁。

人问邵尧夫：“人有洁病，何也？”尧夫曰：“胸中滞碍而多疑耳，未有人天生如此也，初因多疑积渐而日深，此亦未为害，但疑心既重，则万境皆错，最是害道，第一事不可不知也。”

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，自云得力，曾纡尝以书劝其勿服，山谷答云：公卷疽根在傍，乃不可服，如仆服之，殆是晴云之在川谷，安得霹雳火也。

山谷之在宜也，其年乙酉，即崇宁四年也，重九日，登郡城之楼，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，因作小词云：诸将说封侯，短笛长吹独倚楼，万事总成风雨去，休休，戏马台南金络头。催酒莫迟留，酒似今秋胜去秋，花向老人头上笑，羞羞，人不羞花花自羞。倚栏高歌，若不能堪者，是月三十日果不起，范寥自言亲见之。

范寥言，山谷在宜州尝作亥卯未军脰，又作未酉亥军脰，寥皆得享之。

王沂公每见子侄语话学人乡音，及效人举止，必痛抑之，且曰：不成。登对后亦如此。

李公择每饮酒至百杯即止，诘旦见宾客，或回书问，亦不病酒，亦无倦色。

老苏初出蜀，以兵书遍见诸公贵人，皆不甚领略。后有人言其姓名于富韩公，公曰：此君专劝人行杀戮以立威，岂得直如此要官职做。

忠宣公范尧夫居常正坐，未尝背靠着物，见客处有数胡床，每暑月蒸湿时，其余客所坐者，背所着处皆有污渍痕迹，惟公所坐处常干也。公所着衣服每易以瀚濯，并无垢腻，履袜虽敝，亦皆洁白。子弟书室中皆坐草缚墩子或杌子，初无有靠背之物。有一幕客好修饰边幅，其衣巾常整整然，公未尝以目视之。每遇筵会，公不以上官自居，必再三勉客，待其饮尽而后已，惟劝至此幕客，一举而退，然此客不悟，每遇赴席，愈更洁其服而进。予每举此以戒吾家子侄。

王荆公《谢公墩诗》云：千枝孙峯阳，万本母淇奥，满门陶令株，弥岸韩侯籓。贡父云不成语。

张天觉好佛而不许诸子诵经，云彼读书未多，心源未明，才拈着经卷便烧香礼拜，不能得了。

范蜀公镇每对客，尊严静重，言有条理，客亦不敢慢易。惟苏子瞻则掀髯鼓掌，旁若无人，然蜀公甚敬之。一日，有客问公：何为不重黄庭坚？公曰：鲁直，一代伟人，镇之畏友也，安敢不加重。又问：庭坚学佛有得否？公曰：这个则如何知得，但佛亦如何恁地学得。

彭汝砺久在侍从，刚明正直，朝野推重。晚娶宋氏妇，有姿色器资，承顺惟恐不及，后出守九江，病中忽索纸笔大书云：宿世冤家，五年夫妇，从今以往，不打这鼓。投笔而逝。

晏文献公为京兆，辟张先为通判，新纳侍儿公甚属意。先字子野，能为诗词，公雅重之，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，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。其后王夫人浸不容，公即出之。一日子野至，公与之饮，子野作《碧牡丹词》，令营妓歌之，有云：“望极蓝桥，但暮云千里，几重山几重水”之句，公闻之，恍然曰：人生行乐耳，何自苦如此。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，复取前所出侍儿，既来，夫人亦不复谁何也。

陈莹中云，岭南之人见逐客，不问官高卑，皆呼为相公，想是见相公常来也。

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小名僧哥者，戏谓公曰：公不重佛，安得此名。公笑曰：人家小儿要易长育，往往以贱名为小名，如狗羊犬马之类是

也。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。

裕陵尝因便殿与二三大臣论事，已而言曰：尝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摇，其为祸有不胜言者，本朝无前代离宫别馆，游豫奢侈非特不为，亦不暇为也，盖北有狂虏，西有黠羌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，未尝一日不念之。二虏之势所以难制者，有城国，有行国，古之夷狄能行而已，今兼中国之所有矣，比之汉唐最为强盛。大臣皆言：陛下圣虑及此，二虏不足扑灭矣。上曰：安有扑灭之理，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。

温公无子又无姬侍，裴夫人既亡，公常怱怱，不乐时至独乐园，于读书堂危坐终日，常作小诗，隶书梁间云：暂来还似客，归去不成家。其回人简有云：草妨步则之，木碍冠则芟之，其他任其自然，相与同生天地间，亦各欲遂其生耳。可见公存心也。

石曼卿一日在李驸马家，见杨大年写绝句诗一首云：折戟沈沙铁未消，自将磨洗认前朝，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后书义山二字。曼卿笑云：昆里没这般文章。涂去义山字，书其榜曰牧之。盖两家集中皆载此诗也，此诗佳甚，但颇费解说。

熙宁四年，吕诲表乞致仕，有曰：臣本无宿疾，偶值医者用术乖方，不知脉候有虚实，阴阳有逆顺，诊察有标本，治疗有后先，妄投汤剂，率任情意，差之指下，祸延四肢，浸成风痺，遂难行步，非徒惮跣之苦，又将虞心腹之变，势已及此，为之柰何。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，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，是思逃禄以偷生，不俟引年而还政。於戏，献可之论可谓至矣。

周种言，垂帘时，一日早朝，执政因理会事，太皇太后命一黄门于内中取案上文字来，黄门仓卒取至，误触上幞头坠地，时上未着巾也，但见新剃头撮数小角儿，黄门者震惧，几不能立，旁有黄门取幞头以进，上凝然端坐，亦不怒亦不问。既退，押班具其事取旨，上曰：只是错。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。又言，一日辅臣帘前论事甚久，上忽顾一小黄门，附耳与语，小黄门者既去，顷之复来，亦附耳而奏，上忽矍然而兴。俄闻御屏后小锣钹之声交作，须臾即止，上复出，一黄门抱上御椅子，再端拱而坐，直待奏事毕乃退，太皇亦顾上笑。

章子厚为侍从时，遇其生朝会客，其门人林特者亦乡人也，以诗为寿，子厚晚于座上取诗以示客，且指其颂德处云：只是海行言语，道人须道，著乃为工。门人者颇不平之，忽曰：昔人有令画工传神，以其不似命别为之，既而又以不似，凡三四易。画工怒曰，若画得似后，是甚模样。满坐哄然。

章子厚，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，已纳水盆中，为人救止。其后朝士颇闻其事，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“方丈仙人出渺茫，高情犹爱水云乡”之语，子厚

谓其讥己也，颇不乐。

熙宁中，有荐华山陈戩者，博学知治乱大体，三十年不出户庭，邻人有不识者，云是希夷宗人。既对便坐，上先览其所进时议，甚喜之，至是命坐赐茶，戩乃赧赧皇恐，谢不敢者再三，云上有鸱尾，乞陛下暂令除去，上使之退，左右皆掩笑，上亦不怒，对辅臣亦未尝言及。一日，忽有旨赐束帛，令还山。

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，实录国史皆载，陶《开基万年录》、《开宝史谱》言之甚详，皆言太祖亲写“南人不得坐吾此堂”，刻石政事堂上。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后，吏辈故坏壁，因移石于他处，后浸不知所在。既而，王安石、章相继用事，为人窃去如前两书，今馆中有其名而亡其书也，顷时尚见其他小说，往往互见，今皆为人节略去，人少有知者，知亦不敢言矣。

予一日道过毗陵，舍于张郎中巷，见张之第宅雄伟，园亭台榭之胜，古木参天，因爱而访之。问其世家，则知国初时有张仁必者，随李煜入朝，太宗时仁必在史馆，家常多食客。一日，上问：卿何宾客之多，每日聚说何事？仁必曰：臣之亲旧多客都下，贫乏绝粮，臣累轻而俸有余，故常过臣，饭止菜羹而已，臣愧菲薄而彼更以为羹美，故其来也，不得而拒之。一日，上遣快行家一人，伺其食时直入其家，仁必方对客饭，于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进，果止粝饭菜羹，仍皆粗纹陶器，上喜其不隐，时号菜羹张家。仁必三子，益之、温之、查之，皆尝为郎官，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张郎中巷。

唐子方为人刚直，既参大政，与介甫议事每不协。尝与介甫议杀人伤者许首服，以律案问免死，争于裕陵之前，介甫强辩，上主其议，子方不胜愤懑，对上前谓介甫曰：“安石行乖学僻，其实不晓事，今与之造化之柄，其误天下苍生必矣。”上以其先朝遗直，骤加登用，亦不之罪。既而，子方疽背而死，方其病革，车驾幸其第以临问之，子方已昏，不知人，忽闻上至，开目而言曰：“愿陛下早觉悟，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坏却。”上首肯之，问其家事，无一言。及薨，又幸其第，见其画像不类，命取禁中旧藏本以赐其家，上有昭陵御题“直哉若人，为国砥柱”八字，印以御宝，下有昭陵御押字，予尝亲得见焉。其家传有云，子方一日见介甫诵华严经，因劝介甫不若早休官去，介甫问之，子方曰：“公之为官止是作业，更做执政数年，和佛也费力。”介甫不答。一日，子方在朝假，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，将以危之，上大笑而止。

绍圣改元，九月，禁中为宣仁作小祥道场，宣隆报长老升座，上设御幄于旁以听。其僧祝曰：伏愿皇帝陛下爱国如身，视民如子，每念太皇之保佑，常如先帝之忧勤，庶尹百僚谨守汉家之法度，四方万里永为赵氏之封疆。既而，有僧问话云：太皇今居何处？答云：身居佛法龙天上，心在儿孙社稷中。当

时传播，人莫不称叹。于戏，太皇之圣，华夷称为女尧舜，方其垂帘，每有号令，天下人谓之快活条贯。

元癸酉九月一日初夜，开宝寺塔表里通明彻旦，禁中夜遣中使赍降御香，寺门已闭，既开，寺僧皆不知也，寺中望之无所见，去寺渐明。后二日，宣仁上仙。

尝闻祖父言，每岁三月二十八日，四方之人集于泰山东岳祠下，谓之朝拜。嘉八年，祖父适以是日至祠下，言其日风寒已如深冬时，至明日，地皆结冰，寒甚，几欲裂面堕指，人皆闭户，道无行迹。日欲入，忽闻传呼之声自南而北，仪卫雄甚，近道人家有自户牖潜窥者，见马高数尺，甲士皆不类常人，伞扇车乘皆如今乘輿行幸，望庙门而入，庙之重门皆洞开，异香载路，有丈夫绛袍幞头坐黄屋之下，亦微闻警蹕之声，亦有言去朝真君回来，又有云真君已归，皆相顾合掌，中夜方不闻。人语又明日，天气复温，皆挥扇而行。后数日，方闻昭陵其日升遐。

昭陵上宾前一月，每夜太庙中有哭声，不敢奏，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坏。

杜少陵《宿龙门诗》有云：天阙象纬逼。王介甫改阙为阅，黄鲁直对众极言其是，贡父闻之曰：直是怕他。

刘贡父尝言，人之戏剧极有可人处。杨大年与梁周翰、朱昂同在禁掖，大年年未三十，而二公皆高年矣，大年但呼朱翁梁翁，每以言侵侮之。一日，梁戏谓大年曰：这老亦待留以与君也。朱于后亟摇手曰：不要与。众皆笑其捷，虽一时戏言，而大年不五十而卒。

今上初登极，群臣班列在庭，忽一朝士大叫数声仆地不知，人扶未出殿门气已绝。

予顷时于陕府道间，舍于逆旅，因步行田间，有村学究教授二三小儿，闲与之语，言皆无伦次。忽见案间有小儿书卷，其背乃蔡襄写《洛神赋》，已截为两段，其一涂污已不可识，问其何所自得，曰吾家败笼中物也，问更有别纸可见否，乃从壁间书夹中取二三十纸，大半是襄书简，亦有李西台川笺所写诗数纸，因以随行白纸百余幅易之，欣然见授。问其家世，曰吾家祖亦尝为大官，吾父罢官归死于此，吾时年幼，养于近村学究家，今从而李姓，然吾祖官称姓名皆不可得而知。顷时如此纸甚多，皆与小儿作书卷及糊窗用了。会日已暮，乃归旅舍，明日天未明即登途，不及再往，至今为恨也。

先公尝言，顷见李公择云，曾于高邮道上，时正午暑，见临清流有竹篱苑屋，望之极雅洁，前有修竹长松。二道士临流奕棋于松阴间，其一疏髯秀目，其一美少年，肌体如玉，见公择来皆欣然然与之语。则凡俗鄙俚，入其茅屋

下，往往堆积稿秸罍¹⁰之类，观其寝处秽污如仆厮。然忽问予能饮否，予曰粗能之，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，既而酒如米泔且将臭败，于树间摘小毛桃子数枚置案上，予疑其仙也，乃危坐敛衽，满引不敢辞。其盛酒物乃一大盆，饮于破陶器中，徐顾予仆曰：此人亦得。乃与之酒一陶器。二道士先醉，长啸而入，予愈疑焉。既别数里许，询道旁人家，曰：二人者，里胥之子也。在城中出家，今其父死，归谋还俗而分其家财耳。

庆历中，胡瑗以白衣召对，侍迓英讲易，读“乾元亨利贞”，不避上御名，上与左右皆失色，瑗曰：临文不讳。后瑗因言孟子民无“恒”产读为“常”，上微笑曰：又却避此一字。盖自唐穆宗已改“常”字，积久而读熟，虽曰尊经，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为允。上尝诏其修国史，瑗乃避其祖讳不拜。

旧制讲读官坐而讲读，别置书策于御案上。仁宗时，一日，讲读官已班立，俟上出，久之，忽有内侍官自御屏后出，大声曰：“有圣旨，今后讲筵官起立，御案前讲读。”自是遂为定制。至神宗朝，王安石为侍读，以言道之所存，请复赐坐，有旨下礼官议，韩维以谓当赐坐，刘分文以谓不可，纷争不已，议于上前，维曰：“今有时禁中宣长老说法，犹升高踞坐，吾儒讲圣人大中至正之道，乃独不得坐耶？”分文曰：“彼髡徒何知，自是朝廷不约束耳，维读圣人书，乃亦欲如彼髡无君臣上下乎？安石非为道，为己重耳。”于是安石之请不行。至元初，程颐复请坐讲，太皇曰：“皇帝幼冲，岂可先教改动前人制度。”有旨令不得行。

今皇帝即位之明年，范纯仁卒，其遗表有曰：伏愿陛下清心寡欲，约己便民，达孝道于精微，摅仁心于广远，深绝朋党之论，详察正邪之归，搜抉幽隐以尽才人，屏斥奇巧以厚风俗，爱惜生灵而毋轻议边事，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。若宣仁之诬谤未明，致保佑之忧勤不显，皆权臣务快其私忿，非泰陵实谓之当然，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，悉以圣恩而特叙。尚使存没，犹玷瑕疵，又复不解疆场之严几，空帑藏之积，有城不守，得地难耕。凡此数端，愿留圣听。此李之仪端叔之文也。上令大书此表留禁中，章由是再贬雷州司户，端叔后坐党籍，终身废弃。

黄庭坚宜州之贬也，坐为《承天寺藏记》。

张舜民彬州之贬也，坐进《兵论》。世言“白骨似山沙似雪”之诗，此特一事耳。《兵论》近于不逊矣。舜民尝因登对云：臣顷赴潭州任，因子细奏陈神宗感疾之因。哲宗至于失声而哭。

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，水开五丈河，数处波浪涌起，亦有声如潮水，高丈余，数日而止。

富丞相一日于坟寺剃度一僧，贡父闻之，笑曰：彦国坏了几个才度得一个

。人问之，曰：彦国每与僧对话，往往奖予过当，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祸者，分文目击数人矣，岂非坏了乎？皆大笑，然亦莫不以其言为当。

赵悦道罢政闲居，每见僧至，接之甚有礼。一日，一士人以书贽见公，读之终卷，正色谓士人曰：朝廷有学校有科举，何不勉以卒业，却与闲退之人说他朝廷利害。士人惶恐而退。后再往，门下人不为通，士人谓阍者曰：参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。阍者曰：寻常来相见者，僧亦只是平平人，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。士人者笑曰：我这领白袈裟直是不直钱财。阍者曰：也半看佛面。士人曰：便那辍不得些，少来看孔夫子面。人传以为笑。

元五年，先公为契丹贺正使，虏主问：范纯仁今在朝否？先公曰：纯仁去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知颖昌府。又问：何故教出外？先公云：纯仁病足不能拜，暂令补外养病尔。又问：吕公著如何外补？先公云：公著去年卒于位，初不曾外补。乃咨嗟曰：朝廷想见阙人。先公曰：见不住召用旧人。先是，虏主闻先公言纯仁以足疾外补，乃回顾近立之人微笑。先公既北归，不敢以是载于语录，尝因便殿奏陈，上微语曰：因通书说与纯仁。著未几，先公捐舍。八年，纯仁再入相，上首以此告之，且曰曾令李某通书说，纯仁曰不曾得书。

顷时，都下有一卖药老翁，自言少时尝为尚书省中门子，门旁有土地庙，相传为大将军庙，灵应如响，庙有断碑，题额篆汉大将军王公之碑，龕在壁间，堂后官香烛牲酒无虚日，亦沾及阍者，每有一除拜，必先示朕兆。一夜，闻群鬼聚语，或哭或笑，或曰：他运既当限只得此来，怎奈何朝廷去里。一曰：社稷如此，又待如何。其一曰：改东作西，几时定叠。至晓方不闻，声不数日果有拜相者。

元五年，文太师自平章军国重事致政而去。初，潞公再入，刘摯于帘前言王同老所入札子皆文彦博教之，乞行下史官改正。宣仁曰：此大不然也，吾于此事熟知之矣。仁宗时乞立英宗为嗣者文太师也，后策立英宗者韩相公也，功不相掩，不须改史。宣仁既退，叹曰：刘左丞幸是好人，何故如此？摯既相，故潞公力求退，麻既入，御批纸背有云：音声不遐，尚有就问之礼，几杖以俟，伫陪亲祀之朝，勿以进退之殊云云。后学士院入此五句下添“而废谋猷之告”。潞公年九十二，至绍圣五年卒。公逮事四朝，七换节钺，为侍中、司空、司徒、太保、太尉，知永兴、大名、秦州者再，两以太师致仕，五判河南，出将入相者五十余年，可谓功德兼美，既而党论兴，无所不有矣。

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罢，坐父死不葬，后莘老作家庙记自辩，刘器之为其集之序。

建中靖国辛巳，都下有一僧行诵《法华经》，昼夜不停声，虽大雨雪亦然，行步极缓，问之不应，招之不来，有人随其后行，亦无止宿处，每诵数十句

即长叹一声曰：怎奈何无人知者。

元丁卯十一月雪中，予过范尧夫于西府，先有五客在坐，予既见，因众人论说民间利害，公甚喜。书室中无火，坐久寒甚，公命温酒来，公与坐客各举两大白，公曰：说得通透后，令人心神融畅。

或问范景仁何以不信佛，景仁曰：尔必待我合掌膜拜，然后为信耶？

司马君实尝言，吕晦叔之信佛近夫佞，欧阳永叔之不信近夫躁，皆不须如此，信与不信才有形迹便不是。

裕陵尝问温公：外议说陈升之如何？温公曰：二相皆闽人，二执政皆楚人，风俗如何得近厚？又问：王安石如何？温公曰：天资僻执，好胜不晓事，其拗强似德州，其心术似福州。上首肯微笑。又尝称吕惠卿美才，温公曰：惠卿过于安石，使江充、李训无才，何以动人主。

司马君实与吕吉甫在讲筵，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拏，上曰：相与讲是非，何至乃尔？既罢讲，君实气儿愈温粹，而吉甫怒气拂膺，移时尚不能言。人言一个陕西人，一个福建子，怎生厮合得着？

赵先生，蔡州人，后往来无定，苏子由诸公极爱重之。尝言人将发不惟门户有旺，相视仆史辈亦可知，洛中士大夫家仆史往往皆官样。吾尝观主人将兴，其仆史辈必气宇轩昂，仍忠勤不为过；主人将替，仆史辈纵不偷钱，便一身疙瘩。周世宗与本朝艺祖方潜龙时，识者识其门下人皆是节度使。

赵先生能使人梦寐中随其往，以观地狱宝灵。长老不信，欲往观之，先生与之对趺坐，命长老合眼正念，人视之二人皆已熟睡，鼻息如雷，俄顷，而觉长老者流汗被体，视先生合掌作战悸之状，人问之，皆不答，但亟遣人往州桥问银铺李员外如何，既而，人回曰：今早殁矣。明日，长老遂退院而去。

京师慈云有昙玉讲师者，有道行，每为人诵《梵纲经》及讲说因缘，都人甚信重之，病家往往延致。一日与赵先生同在王圣美家，其僧方讲说，赵谓僧曰：立尔后者何人？僧回顾，愕然者久之。自是僧弥更修谨，除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，人有招致，闻命即往，一钱亦不受。

熙宁壬子九月，华山阜头岭崩，声震数十里，西岳祠门户皆震动，钟鼓成声，陷千余家，有大石自立，高四丈，周百八十尺。

今宣德门即正阳门，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，今得七十年，民间但呼正阳门也。

明肃既上宾，时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，军国大事内中商量。阁门促百官班贺皇后，时蔡齐为中丞，厉声叱曰：谁命汝来，不得追班。阁门吏皇惧而退。既而执政入奏：今皇帝二十四岁，何必更烦太后垂帘，岂有女后相继之理。议未定，御史庞籍奏言：适已将垂帘仪焚了矣，敢有异议，请取旨斩于庭。

左右震栗，后自屏后曰：此间无固必于是，删去遗诰中内中与皇太后商量一节。当时仓卒中，实自蔡齐先发之。

刘贡父言，每见介甫道《字说》，便待打诨。

张文潜言，尝问张安道云：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？安道云：贤只消去看《字说》。文潜云：《字说》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处。安道云：若然，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。文潜大笑。

大参陈彭年以博学强记受知，定陵凡有问，无不知者，其在北门因便殿赐坐，对甚从容，上因问：墨智、墨允是何人？彭年曰：伯夷叔齐也。上问：见何书？曰：春秋少阳。即令秘阁取此书，既至，彭年令于第几板寻检，果得之，上极喜，自是注意，未几执政。

程颐一日在讲筵，曰：闻有旨召江西僧元某，不知何为。泰陵曰：闻其有禅学，故召来欲一见之。颐曰：臣所讲者，君臣父子仁义道德性命之说尽在此矣，不省陛下以何为禅也。上不语，颐又曰：陛下深居九重之中，元某之名如何得达。上复不语，既罢讲，颐即移书两省，谏坡谓：岂可坐视而不救？不惟负两宫之委任，抑且负先帝之厚恩。于是颐称病在假，太皇夜遣使至颐家密传旨，云皇帝既服不是，说书且看先朝面，明日早参。既朝参，又明日当讲，既讲毕，欲退，一中官附耳密奏数语，上曰：风露早寒，可共饮苏合酒一杯。酒未至，上曰：前日召江西僧，何益于治道？已令更不施行。颐曰：入主好佛，未有不为国家之害，陛下知之，社稷幸甚。越数日，又因讲次，颐复奏陈曰：梁武帝英伟之姿，化家为国，史称其生知淳孝笃学勤政诚有之，终其身无他过，止缘好佛一事，家破国亡，身自馁死，子孙皆为侯景杀戮俱尽，可不深戒？上曰：前日江西召禅僧，已曾说与卿，更不施行。颐曰：愿陛下取《梁武帝纪》一看，不然臣当摭其要而上之。上曰：想是如此，卿必不妄言。

近侍一从官，其父本胥也，屡典大藩府，其治刻木辈极严，少有过举即黥配，亲旧有勉之者，则曰：吾岂不知，但吾为民父母之官，岂可见病民者，坐视而不治也。其为郡所至有声，其父年九十二方卒，官封至宣奉大夫。

张先，京师人，有文章，尤长于诗词。其诗有“浮萍断处见山影，小艇归时闻草声”之句，脍炙人口，又有“云破月来花弄影，隔墙风弄秋千影”之词，人目为张三影。先字子野，其祖母宋氏，孝章皇后亲妹也，祖逊因是而贵，太宗朝为枢密副使，子野生贵家，刻苦过于寒儒，取高科，甫改秩为鹿邑县以殂。欧阳永叔雅敬重之，尝言与其同饮，酒酣，众客或歌或呼，起舞，子野独退，然其间不动声气，当时皆称为长者，今人乃以张三影呼之。哀哉！欧公为其墓铭。

黄庭坚尝言，人心动则目动，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。庭坚一日过范景仁

，终日相对，正身端坐未尝回顾，亦无倦色。景仁言：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，二三年来不甚观书，若无宾客，则终日独坐，夜分方睡，虽儿曹欢呼只尺，皆不闻。庭坚曰：公却是学佛作家。公不悦。

神宗一日在讲筵，既讲罢，赐茶，甚从容，因谓讲筵官：数日前因见司马光《王昭君古风诗》甚佳，如“宫门铜锣双兽面，回首何时复来见，自嗟不若住巫山，布袖蒿簪嫁乡县。”读之使人怆然。时君实病足，在假已数日矣，吕惠卿曰：陛下深居九重之中，何从而得此诗。上曰：亦偶然见之。惠卿曰：此诗不无深意。上曰：卿亦尝见此诗耶？惠卿曰：未尝见此诗，适但闻陛下举此四句尔。上曰：此四句有甚深意。

往见曾子固家有《五代政要》一百卷，今人家难得之，颇恨无笔力传写。尝爱世宗自改《赐江南书》有曰：但存帝号，何爽岁寒，傥坚事大之心，必不迫人于险。语意雄伟，真得帝王大体。盖是嗣王欲削尊称，求缓师也。

黄庭坚年五岁已诵五经，一日，问其师曰：人言六经，何独读其五？师曰：春秋不足读。庭坚曰：于是何言也，既曰经矣，何得不读。十日成诵，无一字或遗，其父庶喜其警悟，欲令习神童科举，庭坚窃闻之，乃笑曰：是甚做处。庶尤爱重之。八岁时，有乡人欲赴南宫试，庶率同舍钱饮，皆作诗送行，或令庭坚亦赋诗，顷刻而成，有云：君到玉皇香案前，若问旧时黄庭坚，谪在人间今八年。

钱穆父尝言，顷在馆中有同僚曹姓者，本医家子，夤缘入馆阁，不识字且多犯人。钱一日，因诵子瞻诗，曹矍然曰：每见诸公喜此人，不知何谓。或言其文章之士也，曹曰：吾近得渠作诗，皆重叠用韵，全不成语言。钱恐人作伪，命取以观之，乃子瞻醉中写少陵《八仙歌》，钱曰：此少陵诗，子瞻写耳。曹曰：便老陵也好吃棒。一日诸公过其家，观其所藏书画，其家多贗，虽真贗相半，然尤物甚多，有虞世南写《法华经》，褚河南写《闲居赋》，临《兰亭》，云其父得于天上，盖锡赆之物也。诸公爱玩不能去手，又有阎立本粉画罗汉横轴，上各有赞，字画皆真楷可喜，乃唐时帝王御制，不知何帝所作，皆有小长印“御制之宝”，两头皆尖如橄榄核状，外标首题云“应真横轴”，曹问坐客何故为应真，或对曰真即罗汉也，曹曰好好地团甚谜，亟命易去，自题云“十八大阿罗汉”。或言“应真横轴”四字亦是名人书。

晏临淄，临川人，其未生时，有仙人曹八百见其父固，谓之曰：上界有真人当降汝家。自是其家日贫。临淄公既显，其季弟颖自幼亦如临淄公警悟，章圣闻其名，召入禁中，因令作《宫沼瑞莲赋》，大见称赏，赐出身，授奉礼郎。颖闻之，走入书室中，反关不出，其家人辈连呼不应，乃破壁而入，则已蜕去。案上有纸大书小诗二首，一云：兄也错到底，犹夸将相才，出缘何日了

，了却早归来。一云：江外三千里，人间十八年，此行谁复见，一鹤上辽天。其年十八岁也。章圣御篆“神仙晏颖”四字赐其家。

李觏，字泰伯，盱江人，贤而有文章，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，素不喜佛，不喜孟子，好饮酒作文，古文弥佳。一日，有达官送酒数斗，泰伯家酿亦熟，然性介僻不与人往还，一士人知其富有酒，然无计得饮，乃作诗数首骂孟子，其一云：完廩捐阶未可知，孟轲深信亦还痴，丈人尚自为天子，女婿如何弟杀之。李见诗大喜，留连数日，所与谈莫非骂孟子也，无何，酒尽，乃辞去。既而，又有寄酒者，士人闻之，再往，作《仁义正论》三篇，大率皆诋释氏，李览之，笑云：公文采甚奇，但前次被公吃了酒，后极索寞，今次不敢相留，留此酒以自遣怀。闻者莫不绝倒。

泰伯一日与处士陈烈同赴蔡君谟饭，时正春时，营妓皆在后圃卖酒，相与至筵前声喏，君谟留以佐酒，烈已不乐，酒行，众妓方歌，烈并酒掷于案上，作皇惧之状，逾墙攀木而遁。时泰伯坐上赋诗云：七闽山水掌中窥，乘兴登临对落晖，谁在画楼酤酒处，几多鸣橹送潮归。晴来海色依稀见，醉后乡心积渐微，山鸟不知红粉乐，一声檀板便惊飞。既而，烈闻之，遂投牒云：李觏本无士行，辄宾筵，诋释氏为妖胡，指孟轲为非圣。按吾圣经云：非圣人者，无法，合依名教，肆诛市朝。君谟览牒，笑谓来者云：传语先生今后不使弟子也。君谟后每会客，必以示坐上，以供一笑云。

张文潜尝云，子瞻每笑“天边赵盾益可畏，水底右军方熟眠”，谓汤了王羲之也。文潜戏谓子瞻：公诗有“独看红蕖倾白堕”，不知白堕是何物。子瞻云：刘白堕善酿酒，出《洛阳伽蓝记》。文潜曰：云白堕既是一人，莫难为倾否？子瞻笑曰：魏武《短歌行》云“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”。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。文潜曰：毕竟用得不当。子瞻又笑曰：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，却来此间厮魔。盖文潜时有仆曹某者，在家作过，亦去，失酒器之类，既送天府推治，其人未招，承方丈移取会也。坐皆绝倒。

刘贡父平生不曾议人长短，人有不韪，必当面折之。虽介甫用事，诸公承顺不及，惟贡父屡当面攻之，然退与人言，未尝出一语，人皆服其长者，虽介甫亦敬服之。

黄鲁直尝云，《高祖纪》“恐能薄”止是才能之能，合作奴登切，孟坚不必解说。彼音奴来切者，三足鳖也，徐浩诗“法士多环能”却在来字韵押，乃是僧似鳖尔。

予尝见苏子瞻一帖云：岁行尽风雨凄然，纸窗竹屋灯青荧。“荧”时于此间，得少佳趣，无由、持献独享为愧，一日，对贡父举此，贡父云：前数句是夜行迷路，误入田螺精家中来。

黄育，字和叔，鲁直叔父也。为童儿时，其伯氏长善将诸儿出行，天骤雨，长善问诸儿：“‘日在雨落，翁婆相扑’是何语。”和叔曰：“阴阳不和也。”时年七岁矣。

朱康叔送酒与子瞻，子瞻以简谢之云：酒甚佳，必是故人特遣下厅也。盖俗谓主者自饮之酒为不出库。

范尧夫帅陕府，有属县知县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，既饭，步行廊庑间，见一僧房颇雅洁，阒无人声，案上有酒一瓢，知县者戏书一绝于窗纸云：尔非慧远我非陶，何事窗间酒一瓢，僧野避人聊自醉，卧看风竹影萧萧。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县，理屈坐罪。明日，其僧乃截取窗字粘于状前，诉于府，且曰：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，值某不在房，知县既至，施主走避，酒为知县所饮，不辞但有数银杯，知县既醉，不知下落，银杯各有镌识，今施主迫某取之，乞追施主某人与厅吏某人鞫之。尧夫曰：尔为僧，法当饮乎？杖而逐之。且曰果有失物，令主者自来理会。持其状以示子侄辈，曰：尔观此，安得守官处不自重。即命火焚之，对僚属中未尝言。及后，知县者闻之，乃修书致谢，尧夫曰：不记有此事，自无可谢。还其书。

张子颜少卿晚年，尝目前见白光闪闪然，中有白衣人，如佛相者，子颜信之弥谨，乃不食肉，不饮酒，然体瘠而多病矣。时泰陵不豫，汪寿卿自蜀入京诊御脉，圣体极康宁，寿卿医道盛行，其门如市。子颜一日从寿卿求脉，寿卿一见大惊，不复言，但授以大丸数十小丸千余粒，祝曰：十日中服之当尽，却以示报。既数日，视所见白衣人，衣变黄而光无所见矣，乃欲得肉食又思饮酒，又明日，俱无所见，觉气体异他日矣。乃诣寿卿以告，寿卿曰：吾固知矣。公脾初受病，为肺所克。心，脾之母也，公既多疑心，气一不固，自然有所睹。吾之大丸实其脾，小丸补其心，肺为脾之子，既不能胜其母，其病自当愈也。子颜大神之，因密问所诊御脉如何，寿卿曰：再得春气脉当绝，虽司命无如之何。时元符改元八月也，至三年正月，泰陵晏驾。寿卿后入华山，年已八十余矣。

昭陵上仙之日，金陵城外有人闻数千百人吹箫，声自空中过，久之方寂然。

崇宁改元之明年，蔡丞相既迁左揆首，令议天下州县皆建佛刹，以崇宁为额。时石豫为中丞，其门人陈确贤士也，夜过豫，问豫曰：中丞岂可坐视。豫曰：少待数日，看行与不行。未几，豫招确，谓之曰：前夕之言今早已纳札子矣，上甚喜。乃是乞诏州郡仍置崇宁观。

崇宁三年四月，大内火，宰辅请以司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大书刻石于文德殿门，谓之元党人，凡元符三年应诏直言人为邪等，附党籍于刑部，云以禳火

灾。其年罢科举，颁三舍法于天下。

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庙庭，坐颜孟之下十哲之上，驾幸学，亲行奠谒，或谓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，蔡知院元度曰：便塑底也不得。

四年正月，元度引兄嫌，以资政知河南府，送车塞道，凡三日始见绝宾客，然后得行，禁中给赐之人络绎于路，观者荣之。

明年彗星见，其长亘天，禁中窗户洞明与其他处不同，连夜诏毁文德殿门石籍，宫门方开，有旨取刑部籍入，或云亦焚之。